

道路無不繕理茲言其有確乎余嘗謂伯仲伊呂禮樂有興與
三代遺才之嘆庶於評侯爲正而拘士之說政自無所損益也
藁谷公葺理斯井亦勿翦召棠不伐孔林之意且使後之人知
賢者所遺萬世不泯而因小求大必有以侯爲之師者風教所
係豈小小耶若以爲奇其事而章之不可以語二公異世之同
德矣余明非知人直陳所見附於記井之末雖不及見侯尙幸
見藁谷公而請正之也公何以教余哉

重建諸葛亭記

俞大猷

昔諸葛先生躬耕南陽時人以伏龍稱之故名其所居之岡曰
卧龍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桂林郡有峻山古名卧龍後人以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碑記

本

星集五

其名之相合結亭其巔塑先生之像而時祀之是先生因山而
得祀也然先生爲天下後世仰止無已者其何以得之哉陳承
祚爲先生理民之幹優於將畧是未足以知先生之大烏足服
先生之心哉猷謂先生爲相亦優爲將亦優但此二者可以一
人而並優不可以一人而並任可並優者人之才也不可並任
者勢不行也相居闔內秉樞持衡若國難方殷大憝未殄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皆將取足於民理民無方則財用不給爲相臣
者豈容一日使居外哉將治闔外張軍宿野常如見敵援桴而
鼓呼吸存亡賞罰不當則兵不服號令不申則兵不齊節制不
明則不能決勝爲將臣者豈遑一日使居內哉故蕭何爲相韓

信爲將而漢興魏徵爲相李靖爲將而唐興將相不相越以相
侵乃能相資以相成若一人之身將相之事兼理形疲神困兩
不得成此不可謂其才之不並優實其勢之不可以並行耳噫
先生之慮非不及此先生獨苦之心誰則知之方漢末擾亂宗
廟傾危先生生逢其適進欲龍驤虎視振長策而清宇內上無
可同量之主下無可同事之人乃退而龍潛虎伏高卧南陽夫
南陽北通中原南連荆襄天下之大通都也先生卜隱何取於
此不過欲居此通都博求至人共成初志求君得君劉玄德公
既有帝王之量又爲中山靖王之後是可與有爲矣苟得其人
焉如韓信如李靖先生爲相以成之可也苟得其人焉如蕭何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碑記

李

星集五

如魏徵先生爲將以輔之亦可也而皆不可得雖幸有關張二
人足稱名將乃驅馳未久相繼淪沒君子謂關張沒而蜀之事
已去真確論也天竟何如無意於漢劉玄德公隨亦沒矣先生
之志不亦孤乎中夜思維託孤受遺言猶在耳漢室存亡寄吾
一身舉目徬徨無可共圖或出或入或將或相攬機總握甚非
先生之所樂爲也楊顛氏以先生不知位分之體失爲家主之
法先生亦竟無辭以對但先生自知一日不任相事則軍需必
窮而國政先墜一日不任將事則士心必離而敵國益橫不得
已而並任之至於功業陵遲所志不竟自當付之於天非人智
力所能爭也其在先生淡薄則冰玉共潔甯靜則山岳同體忠

貞則霜雪爭嚴精誠則金石可貫存亡不易其心終始不異其志論者以三代而下人才唯先生一人豈欺我哉使幸而生於三代多才之時豈不能建周公作樂制禮之業立太公啟代開國之勳唯不幸而生於季世乏才之日反不能成蕭魏韓李諸人之事重使千古英雄墮淚於無情之地興嗟於感憤之際其心已不能堪不知先生當日身處其厄將何以爲心哉雖然炎漢江山在當時不能光復先生固不無遺憾然天下名山有稱名偶合者後世之人且以屬之先生得與北方堯山舜廟相悠久亦可自信而自慰矣乎亭宇歲久將傾大巡白野朱公感慕先生之風議重建之臬司諸公咸以其司多得此山之勝而又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碑記

奎

星集五

有先生之像在其上遂舉行之藩司諸公從而力贊之不踰月而工竣偉然西粵會城一大觀也命猷記之猷因論先生之大以吉同志

重修昭烈帝諸葛丞相廟碑文

梁士濟

維皇明奄有四海通關梁不異遠方西蜀僻在坤維如宇下瞿塘走楚劍閣通秦周道踧踖也崇禎十有一年余奉天子命來巡捫參厯井造於蜀都於是察吏旣竣乃求古先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而禮謁之乃暨藩臬諸司牧伯令尹謁漢昭烈皇帝君臣之祠而瞻拜焉禮旣成榱桷几筵殊有生氣徘徊顧瞻作而嘆曰夫草廬三顧誼隆於聘莘永安受遺忠符於桐墓考